



域外著名华文女作家散文自选集

水心起



心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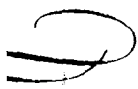
〔泰国〕梦莉



域外著名华文女作家散文自选集

冰心 题 

心 祭



〔泰国〕 梦 莉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陕版出图字 25—1995—128 号

域外著名华文女作家散文自选集

心祭 梦莉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625 印张 6 插页 172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4—03967—5/I·907

定价:10.4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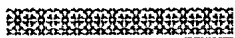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域外著名华文女作家散文自选集》丛书

名誉主编	冰 心
执行主编	周 明 李沙铃
责任编辑	何大凡 李向晨
责任校对	杨 莉
封面设计	侣哲峰
内文设计	徐秦生
封面题字	冰 心



序



在我的经历中，曾经有过一段时期，情绪很低沉，心境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与忧郁。后来，我努力把精神寄托在经营事业上，慢慢地，一切才逐渐好转；但是，在心灵上总觉得失落了一些什么似的。为了把这些失落了的往事收回来，于是，我在烦杂的商务之余，悄悄地，偷偷地把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所拾得的，捕捉到的一些零碎见闻和记忆所及的经历，加上了我的联想，勉力用笔在纸上串出一些篇章来。

回忆我的写作，多数的时间是苦多于乐。我常常在痛苦中写作，文成之后，我并不觉得有些许的乐趣，往往倒有一种莫名的悲伤渗透了我的整个心灵。

说到我创作的手法，我较喜欢用自由一点的体裁来写散文。我的作品之中有一些是近于小说，但文中的其人其事，却都是离不开现实。因为，在那严峻复杂的历史背景和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必然会产生不同的人物际遇。过去时代的历史巨轮，曾经碾碎了多少青少年人的美梦，也葬送了多少

年轻男女的宝贵的生命。就是现在，虽然历史在前进，时代在进步，但在经济状况如此悬殊，政治、文化、思想、意识如此参差的社会情况下，仍会产生不幸的人物和事件。而我的作品又怎能脱离这样的历史和现实呢？

我从不顾虑我的作品的成败，我总默默地在午夜之后，奋笔填满每页数百字的纸格子，我用一颗心在书写自己的文章。

我的文艺创作，总是断断续续的，作品不多，这是因为除了忙于商务之外，还有不少免不了的应酬。而更主要的是想能够找一些新的、较明朗活跃的题材来写，可是紧紧锁在心上的人生思考尚无法打开。老调不愿重弹，新的又没有多大的突破，于是就懒得多写了。

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我，无论在心灵上，或在实际生活中，我的人生有着很大的反差。快乐与悲伤，幸福与倒霉，顺畅与窘迫，总是交替的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我很早就体味到人世间的自私和势利，我浮沉在人生的长河中。可能由于我感受的痛苦既深且多，因此，要在写作方面作一个大转变也的确不容易。

我尽想摆脱自艾自怜的心境，但当记忆和现实扭在一起的时候，我笔下倾注出来的还是苦多于乐。

并不是我有意渲染悲哀，也不想加深忧郁的色彩，我的作品是我对人生体味后的回嚼。

悲欢离合是人的常情，况且悲伤有时也会给人一种反弹的力量。我由一个家庭主妇，从闺房走向商场，更为了新的业务而冒了不少风险，这种化悲哀为力量的心境，是我亲自

体会到的。

其实，痛苦也是创作的泉源。

近年来，我的写作依旧在夜深人静之后。

深夜里，我透过睡房的玻璃窗，望着距离我家不远的湄南河上的吊桥，只见桥在天上，月在桥上，星星缀在那一根根如弦般的吊桥两边的钢缆上。

我爱月，望月，于是也看见了桥。我神驰于“天桥”之上，置稿纸于月光之下筑梦。

我曾经在月光下砌座小塔。

我在深夜里侥幸砌成了这个散文集子。

这个集子，就像我在月光下砌座小塔一样的不成功吧。

最后，我衷心的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为我出版这个散文集子。

梦 莉

1995年3月27日

于曼谷湄南河畔



樓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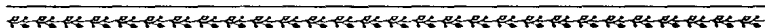
目 录

温暖的手激动着我的心	(1)
缅怀秦牧老师	(6)
人生哪得几回聚	(12)
珍藏一个喜悦的拜见	(20)
抹不掉的情思	(26)
夜宿西陵	(33)
落叶·残咽	(39)
人道洛阳花似锦	(43)
万事东流水	(51)
在月光下砌座小塔	(56)
片片晚霞点点帆	(59)
寸草心	(63)
黄连榨出来的汁也是苦的	(71)
临风落涕悼英灵	(80)
心祭	(88)

• 目 录 •

逃离狼穴	(98)
在水之滨	(103)
心中月色长不改	(108)
哪堪回首话当年	(116)
普陀之行思如潮	(121)
心的碎片	(126)
雾海情天	(130)
故乡的云	(134)
我家的“小院长”	(138)
无题	
——致我最敬爱的老师	(144)
还不完的心愿	(148)
寒花晚节香	(154)
春梦了无痕	(163)
李伯走了	(167)
客厅的转变	(179)
美国纪行	(182)
咪咪之死	(185)
烟湖更添一段愁	(190)
似水流年	(194)
圣诞情思	(197)
寒夜何迢迢	(199)
离情	(202)
聚时欢乐别时愁	(205)

• 目 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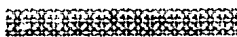


相逢犹如在梦中	(208)
关山有限情无限	(212)
又是除夕夜	(217)
云山远隔愁万缕	(220)
漫长的期待	(225)
一种相思两处愁	(229)
人在天涯	(232)
锦书紧系两颗心	(236)
恨君不似江楼月	(240)
小微的童年	(244)
坎坷的命运	(251)
泪眼问天天不语	(257)
 梦莉主要作品目录	 (265)



温暖的手激动着我的心

——在北京医院拜见冰心老人



在文采阁，中华文学基金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为欢迎参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峡情”文学颁奖大会的人们举行的宴会上，碰到了认识多年的一位朋友。他悄声告诉我：冰心老人病了，从年初一直住院，开始是肺炎，再有其他并发症，现在好点了。不过身体很虚弱，人一下子像老了十岁，很沉静，也不大爱讲话……

听到了这个消息，我的心在扑通、扑通地剧跳，随着感到很焦灼。我强烈地思念起冰心老人。

这位朋友似有感觉，又再悄悄对我说：你想看她话，最好是一个人去。如果探病的人多了不方便。

我多么希望能看到冰心老人家啊，我的心有些着急；但是，我怎么能看到她呢？能吗？

我初次见她的时候，是一九九一年，冰心老前辈虽已届九十一高龄，仍是神采奕奕，反应敏捷，记性极好。她还不

时写些短文，她的创作精神，为中国文学事业缔造的光辉业绩，确实教我很崇敬。回来，我写了一篇访问她老人家的稿子。正因为这篇小文：《珍藏一个喜悦的拜见》，使我有机会来北京参加这次盛会。

一九九三年的时候，我去看她，老人曾给我一份题辞：“你要想到你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这句话，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启发、激励和鞭策。

她老人家谆谆教导我，要正确对待和珍视人生，要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和一个真正的女人。老人对我的关心、爱护，使我益发敬爱、景仰和感激。因此，我希望这次再有机会能见到她老人家。

第二天，我往她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吴青，冰心老人的女儿，我们已很熟悉了，我向她说出我的愿望，希望能到医院去探望老人。她欣然同意了。

三月三日，是“海峡情”颁奖会结束的日子，北京还是春寒料峭，前几天还下过小雪，今天外面刮着大风，我穿上呢大衣，想买一束鲜花前往探望冰心老人。费了很大的劲，找遍了北京好几处的大街小巷都没找到，最后，还是在金伦饭店才能买到一束鲜花——一束红色的康乃馨。我钻进汽车，直去北京医院。

车在医院门口停下来，经过通报，后在通往后院广场的一段路上，强劲的冷风迎面扫来。我松开大衣来挡风，小心翼翼的把花护在胸前，斜着身逆风而行。我希望不要让风损

伤这束鲜花的任何花瓣，能完美的献给我尊敬的冰心老前辈。

我来到高干病房三〇五室。

房里静悄悄。

她睡着了，鼻孔还插着供氧器。在房里侍候她的大女儿吴冰女士迎上来接待我。我不忍心惊醒她，静静地坐在一边，守望着床上安睡的老人。

过了一会，吴冰忍不住了，在她耳边轻轻地唤了一声：“妈，梦莉来看你了。”于是，她缓缓地醒了。

我立刻走到床前，激动地叫了一声：“冰心老师，您好！我又来看您了，我献上这束康乃馨，祝愿您早日康复。”

她伸出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也十分激动地紧紧握住她伸过来的手。她马上露出欢悦的神情，笑容在她脸上绽开了。顿时，她精神好了很多，双眸流露出慈晖。带着感情的语调连连对我说：“我好高兴看到你。”她把我的手握得更紧，多么亲切。一时间，我心中一种敬慕与感激之情，使闪在眼里的两行热泪不由自主地滚淌下来。

她对女儿说：“把我的供氧器拿掉。”随后反复地在我脸上、手掌上，亲了又亲。

吴冰急忙抓起像机，拍了几个镜头。并激动地说：“希望我能拍得好。”

我的心在激动，我的手在热切、诚恳和挚情中微微颤抖。吴冰也会心地笑了。

一种温馨、愉悦的气氛，像一股暖和的春风，洋溢着三〇五号的病房。

过了一会，我忽然发现她的呼吸有点急促了。我劝她套上供氧器。我想：我该走了。听说来探望她的，一般都不能超过五分钟，而我已超过了好几倍时间，我该向她告别了。我想说点什么呢？但又说不出来……脑子里闪过了一个缠着我的念头：从此一别，未知何日才能再见，愿上苍保佑老人早日康复。我默默地祝愿。

终于，我向她告别：“冰心老师，我走了……”我的话还没说完，喉咙早已经堵住了，我的眼泪直冲而下，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我也握紧她的手。她又在我手上、脸颊上亲了又亲，拉住我的手久久地没有松开，她舍不得让我走，并对吴冰说：“我太喜欢她了。”接着又感叹地说：“时间太短了！”

她又一再叮咛我：“不要太久回来看我，不要太久……”

她以一种期盼回答的眼神瞅着我。

我的眼泪、鼻涕，一直在流。我也捧起她的手，热情地亲吻。在我的心灵深处，这似已超越了两代作家一般感情的交流：她像是我的亲人，我的长辈，我的祖母那样怀着如此感人和深厚的感情。

站在一边的吴冰也转过去，悄悄地在抹眼泪。

我流着泪，激动的用带着沙哑的声音安慰她：“我会回来的，我会尽快回来来看您。”吴冰也帮我说：“妈，梦莉说，她很快会回来来看您的……”吴冰也在安慰着母亲。

我迟疑，我踌躇，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怎忍心拂然离开呢？可是，我深怕会影响她病情的念头又一再的催促着我，使我不得不离开。心中极大的矛盾，依依难舍地三步一回头的

• 温暖的手激动着我的心 •

走出病房。

北京医院，在沉甸甸的心境 和 濛濛润湿的眼眶中渐渐消失了。脑际，耳边，仿佛仍清晰地见到、听到老人慈爱的眼神 和 声声的叮咛。

缅怀秦牧老师

“秦牧先生逝世了……”噩耗传来，我的心强烈一震，呆了一阵，这太突然了，万没想到距离我离开中国才将近十天，他便永离了人间！

我心中既沉重又悲伤，开始我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后来，我翻阅了《世界日报》当天的一则新闻，终于证实了秦牧先生逝世的消息。

我心跳加速，噙在眼里的泪水竟止不住扑簌簌的落下来……

又是一颗文学巨星的殒落！秦老师这么一位学识渊博、饮誉海内外的散文名家，已永远离开我们。从此，我失去了一位爱护我，关心我，在我心中永远敬佩的良师。

我跟秦老师初识是在一九八八年，当时他应“泰华作家协会”的邀请，率领“中国广东访泰华文文学考察团”访泰。那年我是泰华作协副会长，可能由于秦老的名气太大，使我不敢跟他作太多的交谈。